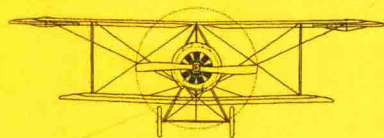


[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 丁林棚 译



STARING AT THE SUN

凝视 太阳

JULIAN BARNES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朱利安·巴恩斯 作品01

STARING AT THE SUN

凝视
太阳

JULIAN BARNES

[英] 朱利安·巴恩斯 著 丁林棚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01-2018-0208

Copyright © Julian Barnes 1986

Julian Barnes has asserted his right under the Copyright, Designs and Patents Act 1988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1986 by Jonathan Cap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视太阳 / (英) 朱利安·巴恩斯 (Julian Barnes) 著 ; 丁林棚译.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7

书名原文: Staring at the Sun

ISBN 978-7-5213-0218-9

I. ①凝… II. ①朱… ②丁…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2243 号

出 版 人 徐建忠
项目策划 张 颖
项目编辑 张 畅
责任编辑 郑树敏
责任校对 徐晓雨
装帧设计 朱镜霖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0218-9
定 价 42.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302180001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41年6月的一个平静、漆黑的夜晚，中士飞行员托马斯·普罗瑟正在偷偷接近法国北部。他的飓风式战斗机IIB全身涂了黑色的伪装漆。驾驶舱里，仪表盘上的红光轻柔地映射在普罗瑟的手上和脸上；他就像一个复仇者一般闪着红光。他把飞行帽搭在脖子后，一面在地面上搜寻飞机场的信号灯，一面在天空中寻找轰炸机喷出的炽热的红色尾气。在黎明前的半小时，普罗瑟等待着，等待着从某座英国城市返航的亨克尔或道尼尔轰炸机。那架轰炸机已经躲过高射炮的射程，没有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公开亮相，并且已经避开了防空气球和夜航战斗机；它也许正在平稳地飞行，机组人员或许正在考虑喝一杯配上提神菊苣的热咖啡；起落架正准备放下——而就在此时，偷猎者现出它狡猾的身影，一场复仇行动开始了。

那天夜里没有猎物。3:46的时候，普罗瑟开始踏上返回基地的航程，从5 500米的高空穿过法国海岸线。或许一无所获的失望让他比以往推迟了返航的时间，因为当他不经意抬起头的时候，他看到了初升的太阳。天空一片静谧，晴空如洗，橘红的朝阳如同被粘在黄色的地平线上一样正在徐徐地、静静地抽身出来。普罗瑟一路跟

踪着，看着它缓缓地露相。出于一种训练有素的直觉，他的脑袋每三秒钟就抽动一下，但是，即便附近有一架德国战斗机，他似乎也不太可能发现它。他的整个视野中只有从海面上徐徐升起的太阳，它是那么的雄伟，那么的势不可当，充盈着乾坤之气。

终于，当那橘红的日轮正襟危坐在大陆架远方的波浪之上时，普罗瑟移开了视线。他再一次意识到危险的临近，他的黑色战机在明朗的晨空中格外醒目，如同来自北极圈的某种换季期正在脱毛的食肉动物一样惹眼。当他不断地倾斜机身，然后转弯，再倾斜机身，再转弯的时候，他瞥见了脚下一串长长的黑烟。那是一艘孤独的轮船，或许它已经陷入了困境。他迅速下降高度，飞向那些粼粼发光的细浪，直到他终于看清一艘粗笨的商船正在向西航行。可是那股黑烟没有了，似乎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或许，那艘船正在添加燃料吧。

在2 400米的高空上，普罗瑟摆平机身，重新设定好返回基地的航线。在穿过英吉利海峡的半途中，他就像德国轰炸机机组成员一样开始放松，想象在汇报任务之后喝一杯热咖啡，吃几块培根三明治。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下降的速度太快，把太阳赶回到了地平线之下。他向东方眺望，看到太阳再一次升了起来——同一个太阳在同一个地方从同一片海面上升了起来！普罗瑟再一次放松了警惕静静地观看：那轮橘红的太阳、那条黄色的地平线、那地平线之外的大陆架、那静谧的天空，还有那清晨第二次破浪而出的太阳的飘然和轻盈。那是一幅他永远不会忘记的普通而又壮丽的景象。

I

你问我生命是什么？这就好比问我胡萝卜是什么。胡萝卜就是胡萝卜，除此之外，我们对它一无所知。

——契诃夫致奥尔加·科尼碧尔的信

1904年4月20日

换了别人，他们都会以为，回首九十年前的往事，那一定很不轻松。视野狭隘，他们会这样忖度，通过管子瞧世界罢了。可情况并非如此。有的时候，过去是手拿照相机拍下来的景象；有的时候，过去是一出戏，在雕着石膏装饰、垂着柔软幕布的拱顶戏台上不断上演着；有的时候，它只是从那沉寂的世纪袅娜而来的一段爱，那故事是那么感人，不可触摸，一切似是而非。还有的时候，过去只是从记忆中借来的一幅幅静止的图像。

和莱斯利舅舅相处时的那件事——这是她生命中第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就像一张张幻灯片一样从眼前滑过。一段段发黄的记忆，向人们讲述着昔日的是是非非：那可爱的恶棍甚至留着胡须。那时的她只有七岁，时间是圣诞节，而莱斯利舅舅是她最喜欢的一个舅舅。第一张幻灯片投映的是他正俯下高大的身子送给她一件礼物。风信子，他低声耳语，并递给她一个颜色像饼干一样的花盆，上面罩着一张牛皮纸。把它放到烘柜里，等春天来了再看。可是她现在就想看。哦，它们还没出土呢！他怎么就知道？后来，莱斯利偷偷戳破了牛皮纸的一角让她往里瞧。真想不到哎！它们早已发芽了！

四个赭色的小不点探着头，约莫半英寸¹高。莱斯利舅舅哼笑了一声，就是当大人们突然吃惊地发现孩子竟然懂得更多的那个时刻发出的那种不太情愿的笑声。不过，他还是向婕恩解释说，这更有理由说明，她应该等到春天来了再看，只要多照一点光，它们可就没有力气生长了。

她把风信子放到烘柜里，等待着下一次的新发现。她总是禁不住想到它们，好奇地想象着风信子长什么模样。现在请看第二张幻灯片。一月底，她打着手电筒来到洗手间，关上了灯，拿下花盆，又戳了一个小小的窥视孔，用手电筒对准花盆迅速往里膘了一眼。那四个蓄势待发的小尖角还在，还是半英寸高。至少，她在圣诞节时透进去的那点光并没有伤害到它们。

二月底的时候，她又偷看了一遍，但是，很明显，生长的季节还没有到来。三个星期后，莱斯利舅舅在去打高尔夫球的途中来拜访。午饭的时候，他转过身来，仿佛肚子里盘算着什么，问她：

“喂，小婕恩，那些风信子还是圣诞节的风信子吗？”

“你告诉我不要看的。”

“对，对，我说过。”

三月底的时候，她又偷看了一次，然后是——也就是第五张到第十张幻灯片的内容——四月二号、五号、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那天，妈妈同意她可以仔细观察一遍花盆。她们把《每日快报》放到厨房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牛皮纸。四个赭色的芽根本没有动静。萨金特太太显得有些不安了。

1 1英寸为2.54厘米，半英寸相当于1.27厘米。（本书出现注释，若无说明，皆为译者注。）

“我觉得应该扔掉它们，婕恩。”大人们总是往外扔东西，小孩喜欢把东西留着，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差别。

“或许根还在长着呢。”婕恩开始用手去刨那紧紧围绕着芽尖的泥炭土。

“我可不会那样做。”妈妈说。可是已经晚了，婕恩一个挨着一个从土里挖出四个倒放着的木质高尔夫球座。

奇怪的是，这件事并没有让她失去对莱斯利舅舅的信任，而是让她失去了对风信子的信任。

回想过去，婕恩觉得她一定有自己的童年伙伴，可是她却想不起那个故意满脸邪笑的特殊知己，想不起在遍地橡果的游乐场玩跳绳的情景，想不起门顶石头上刻着难以辨认的铭文的乡村学校，也想不起是否曾在布满墨迹的桌洞里秘密传递纸条。或许，她曾经历过这一切，也或许根本没有。在记忆里，莱斯利舅舅就是个够格的朋友。他的头发卷曲，总是抹着头油，上身穿一件蓝色外套，胸前的口袋上还别着一枚军徽。他晓得如何用巧克力糖纸变出酒杯，每次去高尔夫俱乐部，他总会说：“去老果岭天堂遛遛。”莱斯利舅舅就是她要嫁的那种男人。

风信子事件之后不久，他开始带她去老果岭天堂玩。他们一到俱乐部，他就把她安置在停车场附近一个潮湿发霉的长凳上，并假装一脸严肃地吩咐她看好球杆。

“我去洗洗耳朵后面的发油，马上回来。”

二十分钟后，他们开始向第一个球座进发，莱斯利舅舅扛着球杆，鼻子里喷着一股啤酒气，而婕恩则扛着他的铁头球杆。这是莱斯利想出的一个试探运气的鬼主意——只要婕恩一直扛着那根铁头球

杆，闪电就会被导走，而他的球就不会飞进沙坑。

“举好球杆，不要放下，”他会说，“不然就会沙尘乱飞，比戈壁沙漠大风天里的沙子还多。”她端端正正地扛着球杆，就像端着一把步枪一样。有一次，在上坡位15洞，她感到有些累，就把球杆拖在身后，偏离了球座位置，导致莱斯利舅舅的第二杆打偏，球径直飞到了14米之外的沙坑中去了。

“瞧你干的，”他说，不过他生气的时候几乎和高兴的时候差不多，“你得在19洞给我买一杯。”

莱斯利舅舅总是风趣地和她打隐语，而她则假装心领神会。高尔夫球场上只有18个洞，而且她也没有钱，这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她会点点头，仿佛她一直就在给人买单，让他们来一杯——来一杯什么？等她长大后，必定会有人给她解释这隐语的，不过此时的她因为不懂而感到十分幸福。有的话她还是能够零零星星听懂一点的。如果球不听使唤，飞到了树丛里，莱斯利有时就会咕咕哝哝地说，“这一定是风信子那件事的报应”——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他的那件圣诞节礼物。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他的话是听不懂的。他们目标坚定地顺着球道往前走，他身上挎着包，里面塞满了簌簌作响的山核桃，而她则斜歪着胳膊擎着沙坑杆。莱斯利舅舅不允许婕恩说话——他已经解释过，闲谈会让他无法集中精力想下一杆的打法。不过，他允许自己讲话。他们大步走向远处那个亮闪闪的白色的东西，有时这东西只是一张糖纸而已。他会时不时地停下来，俯下身子，就着她的耳朵低声说一些他内心的秘密。在第5洞的时候，他告诉她西红柿能致癌，在日不落帝国太阳永远高照。在第10洞的时候，她得知未

来的天下是轰炸机的天下，老墨索¹或许算得上一个邪恶的意大利鬼子，但是他懂得如何审时度势。有一次他们在第12个短洞（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标准三杆球）前停了下来，莱斯利一脸严肃地解释道：

“还有，咱犹太人并不喜欢打高尔夫球。”

然后，他们朝着果岭左侧的沙坑走去，婕恩则喃喃地不断重复着这个她刚刚获知的真理。

她喜欢去老果岭天堂遛弯儿，因为她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料想不到的事情。有一次，莱斯利舅舅和往常一样去清洗了耳后的油，这次比以前都要彻底。随后，他在第4洞旁边的深草中撒了尿。他让她背过身去，可她还是听到了那哗哩哗啦的声音，尿声持续了很久，尿量惊人，这或许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她抬起胳膊肘偷偷瞟了一眼（那不算看），看到一股热气从没腰的深草中升腾起来。

接下来就是莱斯利的把戏了。在第9果岭和第10球座之间有一块地方，四周是新种植的银桦，中间有一个小木屋，就像一间给猛禽搭建的鸟舍。在这里，如果风向对的话，莱斯利舅舅就会亮一手他的把戏。他会从带皮革衬肘的粗花呢夹克胸前的口袋中掏出一支香烟来，放在膝盖上，像魔术师一样把手遮在上面，然后把烟放进嘴里，缓缓地朝婕恩神秘一笑，点着火柴。她坐在他的身旁，努力屏住呼吸，不要放屁。呼吸会搞砸戏法，莱斯利舅舅曾经告诉过她，放屁也是。

一两分钟之后，她会开始稍稍向两边瞟，小心翼翼地不做出突然的动作。香烟上积了一英寸厚的烟灰，莱斯利舅舅正在吸第二口烟。再看时，他的头微微后倾，半个烟头已经变成了烟灰。从这时

¹ 此处指墨索里尼。

起，莱斯利舅舅不再看她了，而是聚精会神，每吸一口烟，身子就慢慢往后斜靠一点。最后，他的头会和脊椎呈直角，而那烟头也只剩下了烟灰，留下半英寸长夹在他的指尖，轻烟缕缕飘向那巨大的鸟舍的屋顶。戏法成功了。

这时，他会伸出左手碰一下她的上臂，而她则会悄悄站起身，努力屏息以免让烟灰落在莱斯利那带皮革衬肘的夹克上，然后朝第10号球座走去。几分钟之后，莱斯利就会赶上她，脸上微微笑着。她从来不问他是怎样变魔法的，或许她觉得他不会告诉她的。

然后你就会听到一声高喊，通常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在通往第14号狗腿洞途中一片三角形山毛榉林后的空地上，那里潮湿阴郁，到处散发着树木的气味。每一次，莱斯利舅舅总是把他的右曲球发偏，因此他们不得不到人迹罕至的林子里去找球。这里的树干上苔藓斑斑，地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坚果。他们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了一段台阶，尽管一连几天天气干燥，但那台阶摸上去黏糊糊的。他们爬过台阶，继续在附近斜坡的草地上寻找。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草中踢来踢去，用球杆拨弄了一番之后，莱斯利低下头说：“要不咱们来喊上一嗓子？”

她朝他笑了笑。显然，在这种场合，喊上一嗓子是人们通常要做的。毕竟，找不到球是件沮丧的事。莱斯利进一步解释道：“当你喊尽全身力气之后，必须倒下去。这是规则。”

于是，他们便仰着头朝天大喊。莱斯利舅舅的嗓音深沉洪亮，像一列从隧道中呼啸而出的火车。婕恩尖锐的声音有些颤抖，不晓得什么时候用完气息。你得睁大眼睛喊——这仿佛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眼睛紧盯着天空，向它发出挑战，看它敢不敢回应你。然

后，你吸上第二口气，接着高喊，这次要更加自信，持续时间更长。每当她换气的时候，莱斯利那火车轰鸣般的喊声愈发洪亮，震耳欲聋，但疲惫感会随之突然袭来，这时的你已经喊不出第二声，而是颓然倒地。她也无论如何会倒在地上，尽管按照规矩她不应该如此。疲惫就像一股退潮的江流迅速从她身体中流过。

几米开外的地方，莱斯利舅舅轰然倒地，然后他们齐齐抬头看着静谧的天空。在通往天堂的半途中，有几小朵云彩在缓缓蠕动，显得有点迟疑，仿佛被人用链子缚住了手脚似的。或许，就连这一小点挪动的自由也是由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大口喘气的这两个人赋予它们的。当然，尽情喘气也是规定好了的。

过了一会儿，她听到莱斯利的咳嗽声。

“我说，”他说，“我觉得我应该来一次自由落体运动。”然后，他们原路返回那覆满苔藓的台阶，穿过噼啪作响的山毛榉果，来到第14号洞那里。莱斯利舅舅朝四周打探了一下，没有发现敌情，便若无其事地用拇指把球座砸到球道上，把一个亮闪闪的新球放到上面，然后用二号球杆把它打到180米以外的果岭中去。婕恩心想，喊得筋疲力尽了还能打这么远。

只有莱斯利把球从球座上打偏了的时候，他们才去玩喊叫游戏，而这似乎总是在球场空着的时候才会发生。他们并不经常这样做，因为自第一次以后，婕恩得了百日咳。得百日咳算不上一个事件，但莱斯利舅舅的凑份子可算得上，或者说，莱斯利舅舅凑份子的结果算得上一次事件。

他来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这已经是她生病的第四天了，喉咙里仍不时地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好像在异地的天空中迷途的小

鸟发出的鸣叫声。他坐在床边，身上穿着那件别有军徽的外套，身上散发出一股气味，好像刚刚洗过耳根。他没有问她感觉如何，而是小声咕哝道：“你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玩喊叫游戏吧？”

她当然没有。

“不管怎样，只有你看到了，这是秘密。这是个美丽的秘密，我觉得。”

婕恩点点头，这是个十分美丽的秘密。不过，或许百日咳就是由喊叫引发的。她妈妈总是叮嘱她一定注意不要过度兴奋。或许，她是因为喊叫才过度兴奋的，所以才会得了百日咳。从莱斯利舅舅的表现看，仿佛一切都是他的错。当她像只惊慌的小鸟一样咳嗽时，他显得有点局促不安。

两天后，萨金特夫人把婕恩冬天穿的内衣内裤放到床边，又给了她一条厚裙子、一件冬衣、一条围巾和一条毛毯。她显得不太高兴，但也无能为力。

“可是，莱斯利舅舅刚凑了份子。”婕恩发现，莱斯利舅舅的份子还包括乘坐出租车，这是她第一次坐出租车。在他们去机场的路上，她尽量不显得太兴奋。车到亨登时，妈妈待在车里没有出来。婕恩拉着爸爸的手，而他则给她解释说，德·哈维兰飞机木质部分是用云杉做的。云杉木是一种非常坚硬的木头，他说，和飞机的金属部件一样坚硬，所以她不要担心。她根本没有担心过。

六十分钟观光伦敦，每小时整点出发。观光的客人有十来个，其中有两个小孩，他们浑身裹得像包裹一样严严实实，尽管现在还是八月。或许他们的舅舅也凑过份子吧。她爸爸坐在过道对面，当她斜着身子想从他身前过去看窗外的时候，他阻止了她：这次坐飞

机的目的是治病，不是学习。整个飞行过程中，他一直瞪着前面的柳条座椅，紧紧抱着自己的膝盖。他看上去好像随时都会过度兴奋。当德·哈维兰飞机倾斜的时候，她看到了在圆鼓鼓的引擎和纵横交错的飞机支撑杆下方的建筑，可能是伦敦塔桥。她转向爸爸。

“嘘，”他说，“我正在集中精力思考怎样让你好起来。”

她再一次和莱斯利舅舅去尖叫是一年以后的事了。当然，他们又去了老果岭天堂。不过，莱斯利在14号狗腿洞前面打球的技能有了些许进步，也更精准了些。他的球技最终达到精湛是在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当 he 从正面用球杆的顶端击球时，球杆发出尖锐的呼啸声，球似乎已经知道它应该往哪里飞。他们也知道应该往哪里去：一路穿过丛生的长草和潮湿的山毛榉林子，跨过黏滑的台阶，去到倾斜的草坪上。四周的空气暖暖的，他们高声尖叫着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婕恩扫视着天空，寻找飞机。她的眼球在眼眶里骨碌碌转动着，在视野的边缘搜寻。没有云彩，也没有飞机，仿佛莱斯利舅舅高喊一声就把天空清理得干干净净。天空中除了一片蔚蓝，什么也没有。

“我说，”莱斯利说，“我觉得我应该奖励自己一次自由落体运动。”在穿过林子的路上，他们没有去寻找高尔夫球，在返回时也没有去寻找。

他们第三次去尖叫的时候看到了一架飞机。当他们朝着天空高喊时，婕恩并没有注意到那飞机。但是当他们仰面躺倒，大口喘气，看着天上的云彩像系着链子一样上下跳动时，她察觉到远方传来的嗡嗡声。这声音太规则了，肯定不是昆虫发出的，仿佛近在咫尺，却又很遥远。飞机在两朵云彩间出现了，只一小会儿，声音也

更大了，随即又消失，又出现，朝着天边缓缓地轰隆而去，直到与地齐平。她想到了那些圆鼓鼓的引擎和嗖嗖作响的支撑杆，还有像包裹一样被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

“当林德伯格飞越太平洋的时候，”莱斯利在三十厘米开外说道，“他带了五块三明治，只吃了一个半。”

“其他的呢？”

“其他的什么？”

“剩下的三个半。”

莱斯利舅舅站起身，看上去若有所思。或许，她不应该说话，尽管他们并不在球道上。当他们在铺满山毛榉果的林子中窸窸窣窣地寻找高尔夫球的时候，他终于说话了。他嘀咕着，声音有点烦躁，“它们可能在三明治博物馆里”。

三明治博物馆，婕恩心想：有这样的东西吗？但是她知道不应该继续问下去了。当他们打到下面几个球洞时，莱斯利的心情好了点。在第十七个球洞那里，莱斯利迅速沿着球道扫视了一番，似乎心中又想到了什么鬼点子。

“咱们要不要玩抽鞋带的游戏？”

他从来都没有提到过这个游戏，但是她立即答应了。

莱斯利舅舅大大咧咧地一脚把球踢到了短草区。他们追上球的时候，他弯下腰脱下了棕白两色的鞋。他把松开的鞋带摆成一个十字放在鞋底内侧的中间，看着她点了点头。她也脱掉休闲鞋，照着他那样做。她看着他郑重其事却又略显滑稽地用脚趾在鞋里试探，然后把整个脚都伸了进去。她依然照做了。他挤了挤眼，像一个求婚者那样单腿跪地，拍了拍她的小腿，慢慢地从她柔软的左脚底下

抽出了两根鞋带。婕恩咯咯笑了起来。这感觉很奇妙。开始的时候略有点痒，慢慢地，更加痒痒了，同时却伴有一股快感径直钻到了肚子里。她闭上眼，莱斯利舅舅挑逗般一拉，又把鞋带从她的右脚底抽了出来。闭上眼的时候，感觉更佳。

这次轮到他了。她伏在他的脚边，他的鞋子看起来非常硕大，从他的袜子上微微能闻出谷仓的气味。

“一次拉一根。”他轻声说。她从鞋带穿进鞋眼的地方握住第一根鞋带，拉了一下，鞋带纹丝不动。她又猛然拉了一下。他蠕动了一下脚，鞋带忽然松开了。

“不行，”他说，“太快了，穿回去。”

他弓起脚背，她把棕色的长鞋带穿进鞋子里去，放在潮湿的袜子和鞋底之间。她又缓缓地拉了一次，鞋带不紧不慢地从里面出来了，从头顶上的沉默，她可以判断，这次她做对了。她一根根地把剩下的三根鞋带都拉了出来。他拍了拍她的脑袋。

“我觉得这有点像用7号铁头球杆，是吧？把球打起来，回旋球，就是这样。”

“我们能再来一遍吗？”

“当然不能。”他面对着球说，一边用手腕晃动着球杆头一边趿拉着脚，仿佛鞋带还在鞋帮里面挤着，“我们得休息休息，充充电，对吧？”她点点头。他把球往前推了几厘米，让它停到一块苔藓更多的草地上，调整了一会儿步法，朝旗杆方向给了球干脆利索的一击，让球顺着球道往前走。“别忘了鞋带！”他回头朝她喊。她弯腰系上了鞋带。

不过后来他们还是玩抽鞋带游戏了，而且常常玩。他们并不是